雅倫

雅倫卷之二

成都費經虞撰男密補　江都後學于王棖校

體調

詩法源流云詩者原於德性發於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學而神意不可學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詩子美自有子美之詩昌黎自有昌黎之詩其他如陳子昂王摩詰高岑賈許姚鄭張孟之徒亦皆各自為體不可強而同也

費經虞曰詩體有時代不同如漢魏不同於齊梁初盛

不同於中晚唐不同於宋此時代不同也有宗派不同如梁陳好爲宮體晚唐好爲西崑江西流涪翁之派宋初喜才調之詩此宗派不同也有家數不同如曹劉備質文之麗靖節爲冲淡之宗太白飄逸少陵沈雄昌黎奇拔子瞻靈儁此家數不同也詩之不同如人之面學者能辨別其體調分其高下始能追步前人然一家有一家之體不能備載惟爲人所效法及播於詩話者乃具列如左餘不槩錄又如建安之曹劉元祐之蘇黃旣列於代復列其人因論世論人說各不同故兩見之非

敢複也

建安體

建安後漢孝愍皇帝年號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爲近古者也

詩家直說云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至盛唐極矣

嚴儀卿云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

黃初體

黃初魏主曹丕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頗同

正始體

正始魏主曹芳年號嵇康阮籍諸公之詩

嚴儀卿云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

詩譜云嵇康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阮籍天識清虛禮法疎短

竹林詩評云阮籍之作如剡溪雪夜孤棹沿流乘興而

來與盡而已

太康體

太康晉武帝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之詩

嚴儀卿云晉人舍陶淵明阮籍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在諸公之下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又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何氏語林云陸平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司空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每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元嘉體

元嘉宋文帝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

永明體

永明齊武帝年號齊江淹謝眺諸公之詩何氏語林云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休文陳郡謝玄暉瑯琊王元長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謂之永明體

齊梁體

齊蕭氏梁亦蕭氏通兩朝而言沈約徐庾諸公之詩

杜子美詩云恐與齊梁作後塵

朱瑞庵云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嬾慢不收拾

彈雅云齊梁體白氏謂之四平頭

南北朝體

南朝爲齊梁北朝爲魏周通兩朝而言

嚴儀卿云與齊梁體一也

初唐體

初唐自高祖武德間至明皇開元初爲初唐王楊盧駱

陳拾遺諸公之詩

高廷禮云唐詩之變漸矣隋氏以還一變而爲初唐貞觀垂拱之詩是也再變而爲盛唐開元天寶之詩是也三變而爲中唐大曆貞元之詩是也四變而爲晚唐元和以後之詩是也

或云猶習陳隋之體

蔡寬夫云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巧爲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度越前古

高廷禮云唐氏勃興文運丕溢太宗皇帝能鳳之姿

文秀發延覽英賢首倡斯道其幸慶善宮等作時已被之管絃明良滿廷賡歌贊治若夫世南綏和匡君以正魏徵終篇約君以禮辭之忠厚豈曰文爲及乎永徽以還四傑竝秀於前四友齊名於後劉氏廷芝古調上官儀新體雖未過其微波亦稍變乎流靡　又云神龍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前論沈宋比肩後稱燕許手筆又如薛少保之郊陝篇張曲江公感遇等作雖正冲澹體合風騷駸駸乎盛唐矣

盛唐體

盛唐自明皇開元後至肅宗大曆爲盛唐高岑王孟李杜諸公之詩

嚴儀卿云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　又云盛唐人有似麤而非麤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又云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晩唐者晩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　又云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晩唐矣　又云戎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晩唐矣有絶似晩唐者曾孫軒案昱德宗時爲刺史係中唐儀卿偶誤也

中唐體

中唐自大曆後至穆宗長慶爲中唐錢劉韓柳諸公之詩

嚴儀卿云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

或云中唐清婉

晚唐體

晚唐體自敬宗寶曆以後至末世諸公之詩

歐陽永叔云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

務以精意相高

嚴儀卿云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　又云晚唐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垂拱體

垂拱唐武后年號

費經虞曰詩人體格時代風尚或一人別調遂以名之而年遠混訛名存詩亾不復可辨如張含離夕有效垂拱體沈佺期新體杜甫吳體上官儀體楊維禎帩之類今皆不復分別論次合記之於此

大曆體

大曆唐代宗年號大曆十才子之詩

唐書盧綸傳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號大曆十才子

嚴儀卿云冷朝陽在十才子中爲最下　高者不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

雪浪齋日記云自大曆以來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衰颯耳

元和體

元和唐憲宗年號元白諸公之詩

唐李珏奏文宗云臣聞憲宗爲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鼓扇聲名謂之元和體

或云元和以後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一元祐體

元祐宋哲宗年號蘇子瞻黄山谷陳無巳諸公之

選體

梁昭明太子取漢以來詩文撰文選世人學之號選體

詩

嚴儀卿云文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例謂五言古詩爲選體非也

楊誠齋取材於選效法於唐 [illegible]

馬伯庸曰枕藉騷選死生李杜矣

葛常之云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

士庶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爲後人之法也 錫瓚

案此後人所謂合掌古人不以爲疵

柏梁體

柏梁漢孝武皇帝臺名帝與羣臣共賦七言詩每句用韻能者上坐後人效之謂柏梁體

玉臺體

玉臺集陳徐陵所撰序次漢魏六朝之詩嚴儀卿云或者但謂纖豔者爲玉臺體其實則不然

宮體

宮體始於梁晉安王侍讀徐摛簡文帝亦善此體
梁書姚思廉曰太宗幼年聰睿令問夙標天才縱逸冠
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爲累君子所不取焉
樹所金古樂苑云徐摛初爲晉安王侍讀及王爲太子
轉家令王嗣位爲簡文帝進左衛將軍不受摛文體既
別春宮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此而起又云簡文帝辭藻
豔發雅好賦詩然文傷輕靡時號宮體
杜確云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爲輕浮綺靡之辭
名曰宮體厥後沿襲務於妖豔謂之摛錦布繡焉其有

欲敦尚風格頗有規正者不復爲當時所重

西崑體

西崑乃唐李義山溫飛卿及宋楊大年劉子儀晏元獻諸公之詩

古今詩話云楊大年億錢文僖惟演晏元獻殊劉子儀筠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

沈存中云香奩集和魯公凝之辭也惟其豔麗故貴後嫁其名於偓凝平生著述分爲演綸游蓺孝弟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爲游蓺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集不行

於世疑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游퐌集賓之此疑意也

石林詩話云歐陽公始矯西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詩多平易疎暢

劉克莊云當朱三飛揚跋扈之時韓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狼之威而去立節固已奇矣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偃不敢入朝挈其家南依王審知士大夫處亂世鮮能自保亦有植立於暫而或化於久者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

終始不衰甲戌朱氏纂唐巳八載爲乾化四年其祭妻文猶署唐故官不用梁年賢於揚風子輩遠矣朱昇文修唐書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爲香奩集所累耶嗚呼致光晚歲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早有譽於天下也

胡元瑞云西崑倡和今不傳其詩尚散見宋人詩話及詩選中世但知楊劉錢晏數子不知宋初諸名家往往皆同

費經虞曰嘗讀湯義仍玉茗堂集其古詩從古樂府六

朝中來其五七言近體有初唐遺響古文詞皆典雅采績不媿先賢齊驅作者而世乃稱其四夢院本義仍遂爲急管繁絃所掩亦香奩之類也學者可不愼所出哉

才調體

唐韋縠選元白溫李諸公之詩

韋縠自序曰或閒臆展玩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辭擬而春色鬭美

焉定遠曰趙宋呂文淸名本中字居仁作江西詩派圖推山谷老人爲第一列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爲法嗣上

溯韓文公爲鼻祖一以生硬放軼爲新奇楊大年名億錢文僖名惟演晏元獻名殊劉子儀名筠諸公爲西崑體雅尚溫助教庭筠李玉溪商隱段太常成式爲西崑三十六以三人各行十六也唐彥謙曹唐輩佐之其爲詩以細潤爲主取材騷雅玉質金相豐中秀外兩先生俱右西崑而闢江西誠恐後來學者不能文而但求異則易入魔道卒至於牛鬼蛇神而莫可底止也
費經虞曰才調體亦類西崑以輕倩纖細爲主宋初盛行逍日有遵奉此書以爲準的者承學者往往流入浮

薄亦大雅之變也錫瓚按宋江西宗派易入於獷而奩才調易入於妖均非正宗也

香奩體

晚唐韓偓之詩

費經虞曰香奩皆裙裾脂粉之辭和凝亦善此體

江西宗派體

宋黃山谷楊廷秀諸公之詩

費經虞曰江西宗派專學杜韓實則諸公自為體耳

蘇李體

漢蘇武李陵之詩是為五言詩祖

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

皎然曰五言始於李蘇二子天與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如十九首辭義炳婉而成章

竹林詩評云蘇武之作稱爲高古非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和更無可喻之

費經虞曰蘇李氣象渾厚天真獨詣非後世所易及

曹劉體

魏曹子建劉公幹之詩

敖器之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

河少年風流自賞

藝苑巵言云子建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得樂府之體自子建始

皎然曰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劉楨辭氣偏正得其中不拘對屬偶或有之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十九首其流一也

詩譜云斵削精潔自然沉健

竹林詩評云曹子建之作亦正亦變駸駸乎大雅之數

或云曹子建詩悲惻慷慨頗有風人遺意

陶體

詩陶淵明之詩

孫器之云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

歐陽永叔云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才意高遠造語精到

王介甫云淵明詩有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趙向不華辭采精拔晉宋間一人而已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

扳儀卿云質而自然

雪浪齋日記云混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者當看淵明

眞希元云予聞近世論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予觀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

詩有不可掩榮木逝川之歎也貧士簞瓢之樂也

鮑謝體

宋鮑明遠謝康樂之詩

敖器之云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

朱元晦云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个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

宋書謝靈運傳史逖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或云鮑明遠橫逸不可當謝靈運詩入選極多然已有全篇作對子者矣新峭麗已駸駸有梁陳之衰氣矣

嚴儀卿云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又云靈運已是徹首尾成對句是以不及建安也　又云無一篇不佳　又云康樂精工

鮑照云謝五言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　留孫軒按石林詩話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蓉

徐庾體

陳徐陵庾信之詩

北周書庾信傳庾與東海徐摛摛子陵並爲梁抄撰學士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

杜子美詩云清新庾開府

古樂苑云陵器局深遠清簡寡欲爲一代文宗

吳均體

梁吳均之詩

梅雨金古樂苑云吳均字叔庠好學有俊才文體清拔

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謂爲吳均體

上官體

初唐上官儀之詩

李德裕曰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存心王室至於宗族受禍

上官儀傳儀工詩其辭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爲上官體

王楊盧駱體

初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詩

張說云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

杜子美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徐獻忠云子安詩天然黼發鍾石畢陳上薄雲天之氣下纏幽寂之忿蓄以踈才發以盛藻楊生辭華秀朗盧君神情流蕩

楊伯謙云自六朝來正聲流靡四君子一變而開唐音卓然成家觀子美之詩可見矣然其律調初變未能擇

純粹者爲唐始音云

顧華玉云楊烱律詩已有盛唐溫厚但未開濶耳

王元美云賓王長篇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

陳拾遺體

初唐右拾遺陳子昂之詩

徐伯臣云唐初律體聲華並隆音節兼美屬梁陳之豔灕纚來路之靡薄可謂盛矣而古詩之流尚阻蹊逕拾遺洗濯浮華斲新琱樸挺然自樹興寄頗遠

高廷禮云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內文宗

顧華玉云伯玉之特立不及漢魏遠過齊梁卓然與唐風作祖可謂有功雅道者也

吳富體

初唐吳少微富嘉謨之詩

張說云嘉謨詩如孤峰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施於廊廟則駭矣

費經虞曰富嘉謨武功人時天下文章尚徐庾體浮俚

不競嘉謨與吳少微本於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效之號
吳富體

沈宋體

初唐沈佺期宋之問之詩

徐伯臣云沈詩命意周委如雲舞巖林隨形究轉無象
不得其摛辭麗則如春在瑤池氣色昭映自含華態意
象縱橫辭鋒姿媚宋公詩意匠緻出種種合度神情所
契在在成聲含粹美之氣而拔鴻朗之節極苦辛之變
而不離雅頌之意

按二公初定近體詩爲律詩之祖

徐彥伯澁體

初唐徐洪之詩

或云其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兎爲魄兎之類進士效之謂之澁體

張曲江體

初唐張九齡之詩　曲江人

徐伯臣云曲江藻思翩翩體裁踈秀深綜古意遒於遠

調上追漢魏下開盛唐雖風神稍劣而辭旨從容益出於古之平調曲也近體諸作綺密閑淡復擅格力

胡元瑞云初唐沈宋外蘇李諸子未見大篇獨曲江之作含清拔於綺繪之中寓神俊於莊嚴之內同時燕許稱大手筆皆不及也

孟襄陽體

盛唐孟浩然之詩

殷璠云浩然詩文采丰茸經緯綿密半遵雅調全削凡體

皮日休云吾鄉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

敖器之云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

嚴儀卿云諷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徐伯臣云襄陽氣象清遠心悰孤寂故其出語灑落洗脫凡近讀之渾然省淨而采秀內映雖悲感謝絕而興致有餘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調不及王右丞而閑澹疏豁脩脩自得之趣亦非二公之長也

王士源云浩然骨貌清湛風神散朗學不爲儒務掇精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獨步

劉會孟云孟詩如雪雖淡無采色不免有輕盈之態

顧華玉云浩然詩淡中成奇蓋青萍綠綺之寶也

費經虞曰孟浩然詩自然之極天真獨出雅致無雙杜少陵李太白極推服之有以也

王右丞體

盛唐王維之詩 嘗官右丞

殷璠云王維詩辭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珠著壁成

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

徐伯臣云右丞詩發秀自天感言成韻辭華新朗意象幽閑上登清廟則情近珪璋幽微林野則理同泉石言其風骨固盡掃微波采其流調亦高跨來代於三百篇求之蓋小雅之流也

敖器之云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

蘇子瞻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

陳後山云右丞蘇州皆學陶王得其自在

顧華玉云王公得詩家之情

高達夫體

盛唐高適之詩

殷璠云高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故朝野通尚其文

徐伯臣云常侍詩直舉胸臆摸畫景象氣骨琅然而爾峰華潤感賞之情殆出常表視諸蘇卿之悲憤陸平原之惆悵辭節雖離而音調不促無以過之矣

按達夫詩風骨與岑嘉州相近世稱高岑

岑嘉州體

盛唐岑參之詩 常官嘉州

殷璠云參詩語奇體峻意亦造奇

徐伯臣云嘉州詩一以風骨爲主持意方嚴竟鮮落韻五言古詩從子建以上方足聯肩古人渾厚嘉州稍多庾語此其所以不逮亦一間耳

嚴儀卿云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

顧華玉云參最善七言律興意音律不減王維乃盛唐宗匠

李太白體

盛唐李白之詩

敖器之云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

張儀卿云太白天才豪逸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其發句謂之開門見山天仙之辭

殷璠云太白詩率皆縱逸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

或云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

朱元晦云太白詩不專是豪放如大雅久不作多少和

綴

李陽氷云自風騷之後馳騁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而已

胡元瑞云李才高氣逸而調雄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

費經虞曰李杜詩規模弘遠前賢屢論未易優劣也自宋人專言學杜至正嘉間遂以杜爲至而李稍絀矣楊用修始伸李焉以愚論之杜少陵如鉅家大族累世素封人又精敏樓臺壯麗器用周全金穀之積無算僮婢

千人陸行車馬水行舟楫賓客之至如歸亭榭飲食事事如意皆有法度多而不紊久而不困太白誠不能與之並驅而太白則王孫公子人既風流賓從亦盛銀瓶貰酒駿馬馱倡出郭之步障十里笙歌溢路就席藉莎高談大笑旁若無人少陵亦安能與之爭衡哉二公之作所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君王親征氣象自別則同其根宗所所來精力所至大不同也然少陵尚有模範可學雖王導金翅后妃體制與民間自是殊絕而太白則散花天女乘風駕霧烏可學耶先輩論李杜謂太白十

首九首言酒又淵結搆多同此亦未免以大小論夜光之珠尺寸度天孫之錦也

杜少陵體

盛唐杜甫之詩

類編云世人學杜未得其雄健而已失之粗率未得其淡厚而已失之壅腫

朱元晦云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逸不可當　又云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惟其虛心諷詠乃能見之

雪浪齋日記云欲法度備足當看少陵

嚴儀卿云少陵詩法如孫吳　如節制之詩　憲章漢魏取材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前輩所謂集大成也

或云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沉雄爲快

胡元瑞云杜詩體大思精而格渾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

元稹云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我經處曰敖器之云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李獻吉云少陵如至圓不加規至方不加矩此亦過言惟韓退之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始爲的論蓋少陵之作雖古人未有後來難繼然亦唐人一種耳如將相之家非三百篇若天子古詩十九首若諸王必不能至者也自宋學杜之說一倡羣而和之宋一代之祖禰介几皆自學杜來黃山谷遂流而爲江西詩派明弘正以後又成李獻吉何景明李于鱗王元美一流宋既如彼近代又如此學杜杜字遂加學者一病自然鍾伯敬

謂友夏起而力返之而雅道益衰矣錢受之云惡論起於宋嚴儀卿劉會孟諸人而毒發於隆萬之間此亦高識之言也蓋留心風雅必上窺漢魏下盡唐人出自性靈大規模近已優而柔之厭而飫之使得成調可以名家庶乎有益此非短少陵也爲學少陵而失之奉一評言焉然其說始於方正學其言曰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又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辭附其論於此聽世之君子自擇焉錫琮曰太白詩如五陵豪貴飄然有凌雲之慨然有才志逸氣者得以假借少陵詩辭有規模可學然却如鐘鼎銅符未易即其堂奧

王江寧體

盛唐王昌齡之詩

徐伯臣云少伯天才流麗音唱疏越七言小詩幾與太白比肩五言古作與儲光羲不相下而稍遜致可采

殷璠云元嘉以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頃有太原王昌齡與魯國儲光羲頗從厥跡兩賢同體而王稍聲峻

高仁立云昌齡詩緒密而思清時謂之王江寧云

韋柳體

中唐韋應物柳宗元之詩

蘇子瞻云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方虛谷云世言韋柳韋詩淡而緩柳詩峭而勁同而異也

雪浪齋日記云欲清深閒淡當看韋柳王孟賈諸公之詩

西清詩話云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

徐伯臣云柳州古詩得於謝靈運而自得之趣鮮可儔匹此其所短然在當時作者殺出其上矣

蘇子瞻云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溫麗靖淡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

山谷云柳子厚學陶乃為能近之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能彷彿也

敖器之云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

嚴儀卿云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

劉會孟云子厚古詩短調紆鬱清美閑甚

高廷禮云舊史稱宗元精西漢詩騷下筆搆思與古為侔精裁密製燦若珠貝

韓昌黎體

中唐韓愈之詩

敖器之云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

雲浪齋日記云欲氣格豪逸當看太白與昌黎

蘇子瞻云昌黎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

高廷禮云昌黎詩駢偶氣勢嶄絕崛强若掀雷決電千

夫萬騎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

孟東野體

中唐孟郊之詩

敖器之云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

嚴子瞻云郊寒

嚴儀卿云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　憔悴枯槁其氣局促詩道本正大自爲之艱阻耳

顧華玉云東野詩高處只有雄言低處方墮刻苦後人不識雅淡反厭觀此故表而出之以爲得風騷遺意

賈浪仙體

中唐賈島之詩

全唐詩話云島獨變格入僻以矯豔於元白

方回云淡者叙入仙源峻者迥出靈岳

蘇子瞻曰島瘦

瀛華玉云浪仙詩清新沉實自足爲一家但少從容敦

厚耳若應與溫飛卿同倫當儕之長吉元白間可也

李長吉體

中唐李賀之詩

杜牧之序云蓋騷之裔理雖不足辭或過之

敖器之云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

徐伯臣云長吉詩藻纈根本六代而流調宛轉蓋出於古樂府亦中唐之變聲也然以中聲求之則其浮薄太清之氣揚而過高附離騷雅之波濬而近[illegible]雖叶雲韶之管而非感格之音亦可知矣

嚴儀卿云長吉鬼仙之辭

劉須溪云舊看長吉詩固喜其才亦厭其澁落筆細讀方知作者用心料他人觀不到此也

顧華玉云雖有刻怪之狀然用意苦思非開口狂誕之比家數雖小自成一家眖唐獨有此體耳　金銅仙人辭漢歌箜篌引劍歌雁門行四篇皆深刻奇拔與古爭雄如秦宮詩溫飛卿皆學此誑世亂俗至今未已

張籍王建體

中唐張籍王建之詩二公樂府體同

敖器之云張籍如優工行鄉飲禮酬獻秩如時有恢氣

徐伯臣云水部長於樂府古辭能以冷語發其含意一唱三歎使人不忍釋手雖多出瘦語而俊拔獨擅貞元

以後一人而已

顧華玉云張王樂府體發人情極於纖悉無所不到後人不及者正在此不及前人亦在此張公用意殊勝於王爲有含蓄耳

許伯厚日張王樂府皆一時擅場之作然以古樂府觀之王張便微俚諷此處正自難言

元白體

中唐元稹白居易之詩

杜牧之云白居易詩纖豔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爲淫言

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也　又云近有元白喜爲淫言
媟語鼓扇浮囂

司空表聖云白力就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

敖器之云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
傷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著實

蘇子瞻云元輕白俗　張爲以白樂天爲廣大教化主

古今詩話云樂天詩辭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移猶
恐失之

盧仝體

中唐盧仝之詩

潘儀卿云玉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

徐伯臣云老仝山林怪士誕放不經意紆辭曲盤薄雖解此可備一家要非宗匠也夫鍾鼎之器登於太上要之目可別識不至駭心至於蛟螭罔象出沒奇詭其取疑招譏情理亦定仝沾甘露之禍豈其氣候足以自致歟

蘇子瞻曰作詩至盧仝馬戴怪僻極矣

學林新編云玉川詩雖豪放然太險不循詩家法度

杜牧之體

中唐杜牧之之詩

敖器之云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

徐伯臣云牧之鄴杜遺風名家紹遠其詩含思悲淒流情慨感下語精切含聲圓整而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然以時風委靡獨持拗峭雖云矯其流弊而持情亦巧初唐先從西北居多而含宮調徵各諧其節未有如牧之者

溫李體

晚唐溫飛卿李義山之詩

敖器之云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

楊大年談苑云義山為文多簡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古今詩話云王介甫晚年亦喜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

冷齋夜話云詩至李義山為文章一厄許彥周覽至此

歷覽無語沙門覺範再三窮詰彥周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爲刪去

碩辨玉云溫生作詩全無興象又乏清溫自刻俗無一可法不知後人何故尊信大抵清高難及粗俗易流蓋便於流俗淺學耳余恐鄭聲亂雅有悞後學故特排黜之

段成式體

晚唐段成式之詩

王伯厚小學紺珠云溫李段詩當時號三十六體

費經虞曰段柯古詩亦以儷偶相誇如商隱輩

杜荀鶴體

晩唐杜荀鶴之詩

或云荀鶴詩律自成一家號晩唐格

皮陸體

晩唐皮日休陸龜蒙之詩

費經虞曰酬唱往復和韻莫盛於皮陸

寒山子體

晩唐釋寒山之詩

費經虞曰寒山子詩多方外之語後世隱逸與沙門多擬之

王元之體

宋王禹偁之詩

費經虞曰宋初競尚西崑才調元之獨爲清麗醇雅當時孫何丁謂多游其門後出如永叔子瞻石湖放翁皆遡倣之實宋風所自開也

邵康節體

宋邵雍之詩

錢受之云白沙詩云子美詩之聖堯夫又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少能兼嗟乎子美堯夫之詩其可得而兼乎東食西宿此眞英雄欺人之語而增城湛原明妄加箋注取爲詩教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又云莊孟賜泉用道學語入詩如所謂太極圈兒先生帽子一壺陶靖節兩首邵堯夫流傳藝苑用爲口實而豐城楊廉妄評其詩以爲高出於唐人以杜子美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比定山溪邊鳥訝天機語擔上梅挑太極行尚隔幾塵此等謬種流入後生八識田中眞所謂

下劣詩魔能斷詩家多生慧命良可懼也荆川之徒遐
二妙集專以白沙定山荆川三家詩繼草堂擊壤之後
以爲詩家正脈在是豈惟會少陵攢眉亦當笑破白沙
之口又云王伯安在郎署時與空同諸人游刻意爲辭
章居夷以後講道有得遂不復措意工拙然其俊爽之
氣往往涌出於行墨之間荆川門人專取其晚年詩以
爲極則可哂也
貴經虞曰康節詩溫厚平易道其胸中之意不必與才
人競長然此等詩不可學學之必俗存爲先賢格言可

也宋儒先之詩皆宜以此意通之

王荆公體

宋王安石之詩 封荆國公

敖器之云王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絶爲工

嚴儀卿云荆公絶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

而與唐人尚隔一關

陳後山云介甫以工

蘇東坡體

宋蘇軾之詩

陳後山云子瞻以新

㪅器之云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

歸雄渾

胡元瑞云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横天眞爛熳集

中如䟽國夜游江天疊嶂周昉美人郭熙山水定惠海

棠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朝歌行第一其他全篇

涉議論滑稽者存而不論可也

黄山谷體

宋黄庭堅之詩

敖器之云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

嚴儀卿云宋朝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氣象

陳後山云山谷以奇

陳後山體

宋陳師道之詩

敖器之云陳後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

嚴儀卿云後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陳簡齋體

宋陳與義之詩

嚴儀卿云亦江西之派而少異

劉後村曰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煅鍊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為師墨梅之詩尚是少作建炎以後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

化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

陸放翁體

宋陸游之詩

陳氏曰放翁中興詩人之冠他文亦佳而語最當至萬餘篇古今未有

費經虞曰放翁亦學杜學白而尖新峭別自成一體有宋詩人無出其右近日家絃戶誦不能得其淡厚悲壯但得其平易而已

范石湖體

宋范成大之詩

楊誠齋曰大篇決流短章歛芒縟而不釀縮而不窘清新嫵媚奄有鮑謝奔逸儁偉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唱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四海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

費經虞曰石湖與放翁齊名清新藻麗然才亞於放翁今之學者多於其中摘新字而用之非石湖意也

楊誠齋體

宋楊萬里之詩

嚴儀卿云其初學半山後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與諸家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 錫璜按誠齋江湖荊溪南海三集序自言屢變尤延之稱其每變每進夫詩能變學力之進也然古人守一格終身不變所以精到

元遺山體

金末元好問之詩

本傳云遺山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

楊廉夫鐵體

元楊維楨之詩

張伯雨云今代善用昊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廉夫又縱橫其間上法漢魏而出入於少陵二李之間所作古樂府辭隱然有曠世金石聲而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錢受之云廉夫問學淵博才力橫軼以其詩體言之老蒼奡兀取道少陵未見脫換之工窈眇娟麗希風長吉未免剜畫之誚承學之徒流傳沿襲槎牙鉤棘號爲鐵體靡靡成風久而未艾學者稽其所做而善爲持擇焉

斯可矣密按洪武中王彝著論以廉夫爲文妖

四大家體

明初楊基高啓張羽徐賁之詩

王子充云高季迪詩雋逸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蕖不假雕飾脩然塵外

李東陽云國初稱高楊張徐高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過之者

謝徽云季迪之詩緣情隨事因物賦形横縱百出開合變化其體製雅醇則冠裳委蛇佩玉而長裾也其思致

淸遠明秋空素雀廻翔欲下而輕雲蔽月之逝娟也其文采縟麗如春花翹英蜀錦新濯其才氣俊逸如泰華秋隼之孤騫昆侖八駿追風躡電而馳也

程嘉燧云張來儀五言古詩學杜學韋各有神理樂府歌行材力馳騁音節諧暢不習宋元格調七言律詩淸圓灑脫不事雕繢全是唐音頡頏高楊未知前後或謂楊不如高又謂張徐不及高楊皆耳食之論也

李何體

明李夢陽何景明之詩

錢受之云弘治時朝士有所謂七子者北郡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吳郡徐禎卿儀封王廷相濟南邊貢也

顧起綸曰李獻吉何仲默二學憲氣象弘濶辭彩精確力挽頹風復臻古雅遴材兩漢嗣響三唐如航琛越海輦賮踰嶠琳瑯珠房光燦朗映各成一家之言繼而海內翕然景從爲明音中興之盛實二公倡之也

陳子龍曰崆峒大復七言律皆本於杜李以渾直之氣行其雄壯何以婉麗之致追其雅練故人見李之襲以

何爲脫耳

費經虞曰李崆峒俱言盛唐俱學唐杜子美不能無摹擬太過之誚然不失爲盛世之音

王李體

明王世貞李攀龍之詩

錢受之云王元美少年盛氣爲于鱗輩撈籠推挽門戶旣立聲價復重譽之登峻坂騎危墻雖欲自下勢不能也迨乎晚年閱世日深讀書漸細虛氣消歇浮華解駁於是乎澳然汗下蘧然夢覺而自悔其不可以復改矣

昔王伯安作朱子晚年定論余竊取其義以論元美
又云初李于鱗輩結社都下於時稱五子謝榛李攀龍
王世貞徐中行宗臣梁有譽名五子實六子也已而謝
李交惡遂黜榛而進吳國倫又益以南昌余曰德銅梁
張佳胤則所謂七子者也厥後又益蒲圻魏裳歙郡汪
道昆爲後五子焉而七子之名獨著
晉江李廷機注七子長句集所謂七子者李攀龍王世
貞謝榛徐中行梁有譽宗臣吳國倫
彈雅云七子諸人惟氣用事橫亘胸中得少損多矣